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编



人
民
出
版
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陆

目 录

一九二五

一月

希望	3
诗歌之敌	5
A. Petöfi 的诗	9
咬文嚼字(一)	11
关于《苦闷的象征》.....	12
A. Petöfi 的诗(二)*	13
致钱玄同	14
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	[日本]厨川白村 15
忽然想到(一)	23
现代文学之主潮	[日本]厨川白村 25
忽然想到(二)	31
雪	32
咬嚼之余	34
风筝	36
好的故事	39

二月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43
咬嚼未始“乏味”·····	46
看镜有感·····	47
咬文嚼字(二)·····	51
青年必读书·····	52
忽然想到(三)·····	53
忽然想到(四)·····	54
致李霁野·····	56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厨川白村	57

三月

长明灯·····	97
过客·····	106
聊答“……”*·····	112
报《奇哉所谓……》*·····	114
通讯(复孙伏园)*·····	116
论辩的魂灵*·····	117
《苦闷的象征》*·····	119
致许广平·····	119
通讯(一)·····	122
我独自行走*····· [日本]伊东干夫	124
致梁绳祎·····	125
牺牲谟*·····	127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130
示众·····	131
致许广平·····	135

战士和苍蝇	137
白事	138
致许广平	139
通讯(二).....	141
致许广平	144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 (一)*	146

四月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148
夏三虫	149
一个“罪犯”的自述	151
致赵其文	153
致刘策奇	153
致许广平	154
致赵其文	156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157
自以为是*	[日本]鹤见祐辅 159
忽然想到(五)	165
鲁迅启事	167
致许广平	167
忽然想到(六)	170
《莽原》出版预告*	172
徒然的笃学	[日本]鹤见祐辅 172
春末闲谈	175
致许广平	179
死火	182
狗的驳诘	183

通讯(复高歌)	184
通讯(复吕蕴儒)	185
通讯(致向培良)	185
杂语*	186
通讯(致孙伏园)	188
致许广平	189
灯下漫笔	191

五月

高老夫子	198
前期正误*	206
致许广平	207
启事	209
杂感	210
北京通信	212
忽然想到(七)	215
编完写起	216
导师	218
长城	219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一件)	220
忽然想到(八)	221
忽然想到(九)	223
致李霁野	225
致许广平	225
“碰壁”之后	227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二件)	232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233

并非闲话	236
致许广平	239

六月

圣野猪*	[日本]长谷川如是闲 243
编者附白	245
我的“籍”和“系”	245
致许广平	248
咬文嚼字(三)	249
我才知道*	250
“田园思想”	251
《敏捷的译者》附记	252
忽然想到(十)	252
前期《我的籍和系》中误字的订正*	255
致许广平	255
杂忆	258
失掉的好地狱	263
墓碣文	265
忽然想到(十一)	266
致章廷谦	271
补白(一)	272
前期《杂忆》正误*	274
致许广平	274
颓败线的颤动	276
致许广平	278

七月

补白(二)	280
-------------	-----

正误	283
第八期《田园思想》正误*	285
补白(三).....	286
立论	288
致许广平	289
死后	290
致钱玄同	294
致许广平	295
致许广平	296
论“他妈的!”	299
致钱玄同	302
北京的魅力*	[日本]鹤见祐辅 303
论睁了眼看	314
新时代与文艺*	[日本]金子筑水 318
致许广平	325

八月

流言和谎话	327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329
正误*	332
答 KS 君	334
致台静农	336

九月

通信(复霉江)	338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	340
“碰壁”之余	341
并非闲话(二)	346

《望勿“纠正”》附记	349
《随感录 三十三》补记	349
致许钦文	351
致许钦文	352

十月

正误*	354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	[德国]拉斐勒·开培尔 356
孤独者	363
伤逝	381
思索的惰性*	[日本]片山孤村 399
从胡须说到牙齿	404

十一月

弟兄	411
《热风》题记	421
离婚	423
致许钦文	431
十四年的“读经”	434
评心雕龙	437
并非闲话(三)	440
坚壁清野主义	444
寡妇主义	447
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	[日本]片山孤村 453

十二月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466
《出了象牙之塔》题卷端	[日本]厨川白村 471

艺术的表现	[日本]厨川白村	473
游戏论	[日本]厨川白村	481
为艺术的漫画	[日本]厨川白村	485
从艺术到社会改造	[日本]厨川白村	495
从浅草来*	[日本]岛崎藤村	513
这个与那个(一)		523
这个与那个(二)		525
我观北大		527
这样的战士		529
“公理”的把戏		531
这个与那个(三~四)		535
碎话		538
《这个与那个》正误*		54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541
腊叶		543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544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547
《华盖集》题记		553
书帐		555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二)*		558

一九二五

一月

一日

日记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至晚归。

希 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缈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 Petőfi Sá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 Pető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原载 1925 年 1 月 19 日《语丝》周刊第 10 期，副题作《野草之七》。

初收 1927 年 7 月北京北新书局版“乌合丛书”之一《野草》。

二日

日记 晴。下午品青，小峰来。夜有麟来。

三日

日记 县。晚服补写丸二粒。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

诗歌之敌

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预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

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钻研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命运，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

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斯多德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桠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